

告 讀 者

讀者同志們：

為了帮助大家能夠了解一些生動具體的階級鬥爭的歷史，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，樹立堅定的階級觀點，以增強在現實階級鬥爭中明辨是非的能力，我社要陸續編輯出版一些屯史、家史、社史、廠史的回忆材料。

看一看這些血淚的回忆，了解了解老一代（老工人、老貧雇農、老下中農、老共產黨員、老革命幹部）在舊社會的經歷，看看父兄們是怎樣從舊社會的苦海里掙扎征戰出來的，這對於我們提高思想有很大好處。他們是階級鬥爭的活的見證人，他們所寫的和講述的回忆材料，是階級教育的活教材。

在反動階級統治的舊社會里，那些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地主、資本家們，殘酷地剝削和壓榨工农群眾的血汗，催租逼債、搶男霸女，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，逼得勞動人民挨餓受凍、行乞討飯、妻離子散、家破人亡。我們的老一代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，同

反动階級进行了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。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打倒了万恶的反动统治阶级，当了国家的主人。

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，有很多人不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没有亲身经历过严酷的阶级斗争，不懂得革命胜利果实来之不易；也有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阶级、什么叫压迫、什么叫剥削、什么叫革命。因此，对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斗争，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必要的思想准备。通过这些回忆材料，可以获得大量有血有肉的阶级斗争的感性知识。对于青年人来说，看一看这些回忆材料，又有其更加重要的意义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深仇大恨不能忘	1
历尽秋霜格外紅	15
含泪闖关东	29

深仇大恨不能忘

長春制葯廠 侯桂芝

这天晚上，我正在厂里研究生产计划，突然婆婆打来电话说：“桂芝！你弟弟来啦！”弟弟？我一下子被这几十年来一直想念不忘的字眼惊呆了。我不知怎么跑进了家门，只见迎面走来一个我不认识的壮小伙子。他紧紧拉住我手：“四姐，我是孟喜儿……”我拉着弟弟的手，眼泪止不住刷刷地流下来。这哪里是过去那个瘦矮枯黄的小叫花子呵！他告诉我，他现在是舒兰煤矿的党委书记。这次来长春开会，组织上帮助他找到了我！我望着弟弟，真是一阵欢喜一阵心酸，旧社会，害得我全家四散；今天，是党又使我姐弟重聚。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不由地使我又想起四十年前的情景……

“又多个要饭的！”

我本姓李，老家在蛟河县漂河村。父亲叫李财，从小就跟爷爷给地主卖命干活，一年累弯了腰也挣不上几十吊钱，生病长灾一破费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偏

赶上民国初年，漯河大旱，老天爷象下火，人热的喘不上来气，烤的五谷要冒烟。屯里穷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爷爷唉声叹气地说：“老天爷杀人了！”爷爷就这样活活愁死了！家里人个个饿得三根筋挑个脖子，实在没法活下去。爹跟娘核计：“都说‘树挪死，人挪活’，咱们不如到山子沟，在那打点野鸡、砍点柴，也许能护住命！”两口把烂行李卷一夹，到了山子沟。那咱山子沟没几户人家，捡个破房基，挖了挖，苫些枯枝乱草，住上了地窨子。实指望到这能闖条活路，谁想爬出狼窝跌进虎穴，吉林几家大地主霸占了这里的山水，爹又给地主开荒、种地，到年底照旧两手攥空拳！累的爹十指烂掉了，两个脚心也烂成脓窟窿，残废了！爹心象滚油煎，不知痛哭几次；穷人没有手，就象鸟没了翅膀呵！这时，已经有我三个姐姐了，全家五口的吃穿，全仗母亲张罗。整天爬山打柴，秋天采山枣子、酸梨，挣点吃点。娘怀我九个月时，还天天进山。换点米就给孩子们熬粥喝。自己瘦的象干柴棍，也舍不得喝一口。要哭，总在外头哭，回家强打着精神笑，怕伤爹的心。

小时候，姥娘常指我鼻子说：“小苦孩，你是锹底下挣得的命呵！”

老话说：“富人生儿摆宴席，穷人生儿愁断肠”。生

我那天，我家又三天沒揭開鍋了。破馬架窗戶上連紙都糊不上，大窟窿小眼的，老烟泡子雪滿屋灌，活象冰窖。三個姐姐光着腿披着麻袋片，圍着火盆吱哇哭。爹娘瞧着孩子跟自己活遭罪，眼淚也叭噠叭噠往下掉。臘月二十三娘生了我。早晨盼，晚上盼，就盼生個小子，將來好支撐李氏門戶。爹娘一見又是個丫頭，哭了。娘沒有奶，我餓的哭，爹心象揪出來似的疼：“唉，又多個要飯的！”一狠心，拿把破鐵鍬往炕上一搶，把我撮在鍬頭上，撞開門就往豬圈扔。娘推開窗哭喊：“娘的肉呵，娘對不起你……”偏巧五叔打柴從門口過，趕上來：“李哥，你瘋啦！”奪過鍬把我送回屋：“兒女奔咱來了，喝西北風也得養活她。咱人窮可不能干傷天害理事！”爹眼淚刷刷下，蹲在地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娘把我抱起，擦了擦腦后被鍬劃破出的血，往炕里一推，說：“唉！活着吧！”就這樣，我腦袋至今還有個鍬疤，好歹算把命留下了。

風 雪 淚

“窮人身上三把刀：瘟疫、租子、閹工利，不死扒層皮！”在我四歲的那年秋天，山子溝鬧場傷寒病。窮人賣命掙不得幾吊錢，飯都吃不飽，哪還能進城買

付药呵？乱尸岗子，哭声不断，山老鸱呱呱怪叫，一天比一天聚的多。

爹也得了伤寒病，烧的象盆火炭，只剩一把骨头了。娘搂着我们这群小花子，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，哭得两眼象红灯笼。姥娘后来讲给我听，那天清早，爹冷了叫娘扶着他瞧瞧山子沟，然后叫我们到跟前，瞅瞅这个，摸摸那个，眼眶子里的泪就滚下来了：“好孩子，爹疼你们。爹没给你们挣下半点家业，连累你娘跟我受罪，死不甘心呵！”说着昏过去，母亲都哭不出声啦，大姐、二姐懂事，哭的更响。半天，爹醒过来：“我一辈子没喝过茶，我呀多想碗茶呀……茶，……茶……”

荒山沟哪有茶叶，穷人谁能喝得起呀！姥娘跟母亲想呵，想，想到了刺玫花。三个姐姐不顾命地往甸子跑，摘回一海碗，蒸了蒸，晒了晒，娘沏了一碗，一口一口喂给爹，爹喝的那么甜。爹临咽气时叮嘱娘：“我死了就扔山沟子里吧。别把风门板给我当棺材，山沟子冷，孩子们冻着……”爹就这样含泪忍恨地死去，照旧穿那件经八冬风雪灯笼袄，穿双掉底的鞞头，姥家的猪槽子当了棺材……

灾难象无情的浪头，一个连一个打来。这年冬天，

我們家破人亡了。這是我終生難忘的血淚仇！離我家十里地有個大惡霸，外號趙大餅子，方圓百里的青山綠水都歸他有。姥娘常念首歌謠給我聽：“山大王，山里蹲，吃人骨頭抽人筋，家里私設紅黑棍，吊打非刑賽衙門，見婦女，就奸淫，……”趙大餅子對我娘早懷歹心。在一個風雪的夜里，領着自衛團的兵趕爬犁闖到我家，踢開門，沒等我娘穿衣裳就用被一裹，夾出去了。那時，我弟弟孟喜兒剛兩個月。我娘哭喊着要兒子，罵趙大餅子：“你欺侮我們孤兒寡母，你不得好死！給我孩子，給我孩子呀！……”趙大餅子叫狗腿子們把娘緊緊綁在爬犁上。我們哭天嚎地地喊“娘呵！娘一”，扯住爬犁繩不放手。“小窮鬼，我宰了你們！”趙大餅子飛起几腳把我們姐妹踢倒在雪地上。爬犁象箭似的飛上了大嶺，娘還在爬犁上哭喊，大姐、二姐光着小腳丫在風雪里追趕。一陣陣風雪，一陣陣狼嗥，黑洞洞的荒山溝見不到娘的影，我們回屋哭成了團，弟弟叫，三姐早就眼鼻流血死在炕上……，我們抱着三姐更哭得死去活來。

天亮，姥娘趕來了。我們都扑到她懷里要娘。姥娘一股急火兩眼起了矇，當時就看不見了，摸着我們叫：“可憐的孩呵，老天爺怎么狠成這樣，逼得窮人



沒一條活路！”在魏大爺操持下，把死去的三姐扔到房后雪坡，大姐、二姐做了童養媳，弟弟孟喜兒被五叔抱去了，只有我年歲小，又是小丫頭，沒人要。好心的魏大爺，背我要着飯到老家漂河去投親。到此我們一家七零五散，我和弟弟也就分離了。

討 飯

一口雙耳鍋，幾個破罇爛罐……，就是爹娘留給我的全部遺產。魏大爺湊一起才賣上八吊錢。那時，

沟里十里二十里見不到一户人家，大雪天，我披个麻袋片，雪粒子好象直往肉皮里鑽，冻得我上牙打下牙，两手肿得象紅萝卜，走一路，哭一路。魏大爷脫下破棉衣裹在我身上。

討点残湯剩飯可不易呵！魏大爷領我挨門哀告，要是碰上地主家长工，見我这沒爹娘的苦孩子，淌着眼泪，給我块糠窩窩；要是碰上那些有錢的土紳士，眼珠子一瞪：“滾开！穷鬼，見到你們倒八輩霉！”有一次，正赶上腊月三十，地主家炸炮声声，蒸饅煮肉，我們一天沒吃飯了，魏大爷讓我叫門，我刚爬上台阶，一个大青狗扑了出来，汪汪叫着扯我破衣衫，我吓倒在地上大哭。一个戴金耳环的老太太，三搖两晃地走出来，喊住狗，拣块狗啃的泥餅打在我脸上：“快滾蛋，再在門口哭，我叫狗掏了你！”說完一捂鼻子，卡登登把門上了闩。魏大爷抱起我說：“走，懶汉爭食，好汉爭气，孩子，你要記住，这是咱們的对头，搶你娘的就是这号人！”我餓了一天，肚子咕咕乱叫，看見馬吃草、猪吃食都是香的。有一天夜晚，飄着小清雪，魏大爷摟我睡在磨盘上，我睡不着，餓的哭起来。刚睡，一个老大娘把我們喊醒了：“唉，我寻思是死倒呐！隆冬数九的，这不把孩子冰坏啦！走，回屋



去！”魏大爷先愣了，后来就抱我到老大娘家。她把我抱到火盆边，屋里两个小孩光着屁股，冻的象小紅虫。她看我小脚冻紫了，眼泪就扑簌簌地滚了下来：“咱们命怎么都这样苦呵！”说着，盛出两碗米湯，我喝的比奶还甜！她看我吃的香劲，眼泪又止不住了：“孩子爹死了一年半，我也是东屯西屯到处要飯。唉，可怜的苦孩，我要有半点吃喝，也給你呵……”

活地獄

我跟魏大爷討八个月飯，投亲不成，又回到了山子沟姥家。瞎姥娘从炕上扑过来，摸着我不出声了：“小苦孩，姥姥摸摸你，就算瞧到你娘啦！”瞎姥娘告訴我，娘到赵大餅子家，誓死不嫁，他們把她吊在房梁上打，綁在門板上折磨，娘疯了，五天五夜就死了。姥娘跑去，赵大餅子堵在大門口不叫看一眼，尸首抛到荒草坡，一場山火連骨头都沒找見！

姥家姓侯，舅母当家，刻薄吝啬，一見我象見了冤家对头，嘴皮一揪揪就要擡，我跪下了，姥娘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苦苦哀求，总算收留下来。

旧社会是苦海，我是在眼泪里泡大的。十八岁时，舅母一怒把我嫁給本屯老紀家。婆家也是穷扛活

的，“四面土牆夾塊地”，啥也沒有！偽滿時，山子溝的苦難比從先更深十分。漢奸、警察、鄉保長敲詐勒索，搶男霸女，稍有不滿的人就被誣為“嫌疑犯”，說砍就砍，說關就關。山子溝成了小地獄，人口一天天見少，馬架一個個塌落。那時，我家成年累月見不着一粒鹽，一滴油，連橡子面都當白面吃，能見塊長綠毛的爛豆餅，真象見塊肉！我男人的爷爷，吃野菜中毒死了！我生下的第一個男孩餓死了，第二個男孩也餓死了！我天天跑上亂尸崗，摸着我那用谷草裹着的死孩子哭。萬惡的舊社會，不僅奪去了我的父母和兒子，它還奪去了我的大姐。大姐懷孕難產，窮山溝沒有大夫，折騰得滿炕滾，就這樣活活扔掉了兩條人命！死時光着身子，扒下我的一件破藍衫，卷個破席頭，好歹拉出去了！大姐夫給地主干活也累死了。扔下的三個孤兒，只得給地主家放豬。二姐到老王家做童養媳，男人抽大煙，把她和孩子全賣了。十几歲的弟弟孟喜下了煤窑……。

舊社會，農民哪有一天能过上安穩日子呵，真是“天天有災禍，想逃逃不脫”！那天，我正給地主鏟地，日本鬼子來了。用槍逼着窮人歸屯并戶，松花江邊的小馬架全給拆了。一宿，我的家就被鬼子迭填堵起的松花

湖水淹沒了。四野茫茫，哪是生路？我們流着泪逃到池水沟。池水沟也是活地獄！到了池水沟，我男人被抓勞工到牡丹江，全家老小又得了窩子病，躺在炕上哼哼。我咬牙爬起来，去种租来的五亩黄土板子地。滿眼冒金星，眼睛一黑昏倒过去，醒过来还得干。瘦的不用說攥鋤杆子，风吹都三晃搖呵！地主家送飯吃饽饽，我餓了找个水沟子灌一肚子凉水……。拼命累一年，到年买了个小猪头。地主来逼債，我把小猪头藏在酸菜缸里，被地主翻出来，硬給提走了。

唱不尽的歌

“太阳出山了！

穷人好喜欢！

組織起来把身翻……”

我永远忘不了这首翻身謠！一九四五年，我挺起了腰板，揚眉吐气了！公公头一回捋着胡子笑了：“嘿！太阳轉到咱穷家門，倒轉乾坤嘍！”八路军住在俺家的破土炕、烂席头上，一点不嫌脏，帮着割苞米、喂猪、扫院子，还把省下的軍粮分給我們吃。一天，来个女八路，高个，大眼睛，一身灰衣服，帽子卡在后脑勺。一进屋就帮我干这干那，拉住我手說：“大姐，我姓柳，

就来找你的。”她告訴我窮人要翻身，斗惡霸地主，選我做婦女主任。我說：“叫我干啥，我都不怕，可我这窮女人行么？”“行！我幫你。”我們越嘮越熱乎，組織婦女斗地主、漢奸。公公被選為農會主任，二姐是王家崗婦女主任。祖輩的血海深仇，今天洗清了！訴苦會上，我哭的說不出話，是老柳替我講的。老柳領我們生產，開會，還學唱“東方紅”、“支前小調”、“翻身謠”。屯里老太太指我鼻子說：“男人還不知是死是活，二十四歲小媳婦整天晃，不害臊！”窮人翻了身，要爭氣，自己事不辦，誰辦！我害的什麼臊呢？一天夜里，丈夫突然穿八路軍軍衣回來了。原來他從勞工棚逃出來以後，一解放就參加了區下隊。

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，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呵，我這個從苦海里爬出來的女人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！偉大的黨，是我的再生母親。她救了我，給了我新的生命。我姓姥家姓，從小沒名，討飯時都叫我“苦兒”，入黨這天，同志們給起了個名叫“桂芝”。老柳握住我的手：“翻身不要忘本，今天的好日子是黨給的！永遠跟毛主席走，給窮人打天下，讓祖國處處桂樹生香！”

一九四九年，組織調我到長春被服廠，後來又調我到獸藥廠當工人。乍進工廠心突突跳。廠里同志多

是大专毕业的，最低是高小程度，可我呢，不用說拉丁文，就是斗大字也不認得一个。党委书记找我談：“桂芝，天下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共产党员要有这个骨气，沒有搬不倒的石头，迈不过的山！”

从此，我日夜学习文化，在老师傅帮助下学习制藥技术，熟悉操作过程。一九五八年，我感到車間生产强心剂原料，提取程序太复杂，不仅浪費物資和人力，而且制出的产品不多。总琢磨着改革，但又不敢提：自己文化低，竟想“邪道”，怕別人笑話。可我一想到产品出的少就痛心，不对，这是我家的事，我該管！找几个老师傅一核計，都同意，我的信心更足了。我找了党委，得到热情支持，并派来人和我合作。路走起来并不平坦，我們試驗一百多次都失败了。和我合作的同志也灰心丧气退出去了。我坐在車間掉泪，文化低干不了呵！我悄悄叫着自已名字：“桂芝呀，桂芝，你天大的困难都熬过了，今天当家作主，建設自己国家，碰这点困难就爬不起来啦，能对得起誰呢！”想到这我的劲又足了。王厂长也鼓励我：“六〇六試驗了六百零六次，咱們才試驗了一百多次，差远呐！別急，再鼓把劲！”在党和同志們的关怀支持下，經過一百二十二次失败，終于試驗成功，投入了生产。一九五九

年以后，我两次出席全国群英会，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，并和我们照了象。我这个旧社会受尽苦难的孤儿，今天党和人民给我这么高荣誉！我坐在人民大会堂里，热泪滚滚。党的恩情天高地厚，可我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！

现在我已经是车间主任了，并多次获得了全国、省、市先进工作者和妇女标兵的光荣称号。我虽然四十多岁了，可是心里总有一支唱不尽的歌。

(育 光 整理)

历尽秋霜格外紅

——撫松县兴蓼公社兴蓼大队于庆才同志家史

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一个晚上，兴蓼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于庆才，正和大队的十多名党员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文件，忽然，有人闖进来，冲着于庆才說：“你的信，是打山东邹平县来的！”于庆才接过信，迟疑了一会，不解地說：“我的信？山东来的？”接过一看，只見信皮上清楚地写着：吉林省撫松县万良乡兴蓼村（現已划归兴蓼公社）于庆才收。于庆才手拿着信若呆若癡，半天說不出話来。看着看着，于庆才不覺热泪盈眶，悲喜交加，禁不住的連声說：“是，是，是有这么一回事！”在場的人疑惑地看着他。于庆才用顫抖的手紧攥着那封薄薄的信，泪水从他那张飽經风霜的脸上滚了下来。接着，他一字一泪地向在場的人們述說了自己血泪斑斑的往事。

卖女逃荒为求生 一家老少痛分离

于庆才老家在山东省蒙阴县岱崮乡燕窩村。一家老少，相依为命，过着穿不暖，吃不饱的悲惨生活。一九二一年蒙阴荒旱，庄稼颗粒不收，于家连半饱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了。第二年春天，万般无奈，最后选定了一条“求生之路”——逃荒下关东。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晨，于庆才的父亲于廷贤忍着悲痛将于庆才的大哥于庆和送人为子。剩下的五口，老的病弱，小的无知，便前儿后女地挑着一个担子洒泪离开了家乡。一路上，风餐露宿，沿门乞讨。一天，到了邹平县境内的一个村子，已是日落西山，走了一天路的老老少少，都累得精疲力尽，再也拖不动那条僵硬的腿了，便在村头上歇息，准备夜宿。这时，年老多病的于廷贤看看孩子，瞅瞅眼前的处境，不觉泪下，便和妻子商量：“咱大女儿，已经十五岁了，该懂事了，知道怎样料理自己，找个主，换几吊钱，救活全家的性命要紧。”贤惠的妻子也忍悲含泪答应了。于是大女儿成了韩家店村一家的童养媳。可是，换来的钱仍然寥寥无几，不够盘费。到秋来，年景有了一线指望，于

廷賢故土難離，又回到了燕窩村。第一次逃荒闖關東，送掉了一個兒子，賣掉了一個女兒，就這樣半途止步了。誰知到了第二年，災難更重，于家又添了一個苦命的孩子，這就是于慶才，乳名喚做小升子。添人進口本是一件大喜的事情，可是在舊社會，對窮苦的人家來說，却是災難、重負。小升子一出世，于廷賢又增加了一股愁腸，肺病越發嚴重。到了小升子五歲那年，年老多病的于廷賢又起了逃荒闖關東的念頭。于是又在一個春雪飄落的日子，全家五口，背井離鄉，沿途乞討，一直走了一個多月零八天，終於來到了撫松縣小葦沙河村。

到了葦沙河邊，春回大地，凍河解冰，好容易過了河。老父親挑着小升子和二姐，吃力地爬著一個陡坡。誰知長途跋涉，疲勞過度，頭昏眼花，腿腳無力，不幸失足，筐中的小升子順坡向河邊滾去。吓呆了父親、母親，哥哥和姐姐驚得放聲大哭，以為升子的命算沒了。說也真巧，眼看小升子就掉到河里，有幾棵柳毛子把他挂住了。老母親急忙跑下去，抱起了孩子一看，小升子的頭磕得鮮血淋漓，血肉模糊。母親疼兒的心，真如刀割，多虧孩子還沒落入河中，母親懸起來的心，落實了。

他們到小葦沙河村來，是為了去投奔小升子的遠

房叔叔。升子他叔早些年就来到这里，攒了点家底，生活过的还不错。誰曾想，于廷賢一家五口，一进升子叔叔的家門，就遭到了升子嬸母的白眼看待。升子嬸母为了这事經常和丈夫吵架，鬧得全家不安，邻閭不宁。于廷賢只好忍气吞声住了一个月，离开了升子叔叔的家門。打这以后，母亲一再告訴还不懂事的小升子：“你要記住，有錢的人家去不得，穷人要交穷朋友！”

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，逃出了虎口，又落入了狼窩。为了活命，于廷賢只好租种了周家财主的两垧多薄地。又通过乡亲好說歹說，抬給一石二斗粮作垫补，“大加一”的利，秋后得还两石四斗。一石二斗粮是保不住全家活命的，吃不上半年就光了。沒有办法，又把十一岁的女兒卖給人家换了两石谷子。老少四口，寻思这回总算可以活下去，誰知祸不单行，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十三岁的兒子，由于逃荒折磨，吃不飽穿不暖，整天給地主干活，劳累成疾，无錢請医、抓药，苦命的孩子干了一春带八夏，在还没有到啃苞米棒子的时候，就活活地折磨死了。五年后，小升子十岁那年(一九三二年)，于廷賢老病复发，为了讓老妻幼子吃頓飽飯，还带病干活，不久就因劳累过度而死去了。左邻右舍的穷哥們湊了几个錢，埋葬了小升子爹。原以为

賣女逃荒能求生，誰知，倒落得家破人亡。租的地和房子也叫地主拿回去了。剩下孤兒寡母何處安身呢？

禍不單行母喪命

貧病交加不聊生

窮人的孩子懂事早，在淚水中泡大的小升子，剛到十一歲，就給地主家去放牛。母親給另一家富戶當了傭人。母子倆只能勉強混口飯吃。

小升子十五歲那年，又給濠江縣（今靖宇縣）江沿村富戶程玉珍家當半拉子，母親到外村給人家做飯。說是當半拉子，其實幹的是大人的活。每天除了推磨、做飯外，還得揀糞、拾柴。鷄叫為天亮，抱起磨棍，就得推夠十二個伙計一天吃的，推不完休想睡覺，別人還有個陰天下雨，歇息一下，他却天天如是。有時病了，也得帶病推磨。入冬，連雙拖腳鞋也沒有，赤著腳干活，腳掌子磨起厚厚的茧子，鮮血從裂口里往外直流。腳背凍腫了，潰爛化膿，一步一滴血，一步一咬牙。到天黑，好了能混口稀飯，不好反要遭一頓毒打。那時候的生活，真不如程家的一條狗啊！

再說那苦命的母親，離開了相依為命的兒子，獨自去濠江縣雙岔村一家姓常的警察家裏當傭人，言定

一年工价两石粮。于庆才的母亲满指望从今以后，能有一个温饱的日子。谁知，人穷病多，偏偏又在一九三七年的阴历五月染上了流行病。

初七那天，于庆才听说母亲闹瘟疫病已经好几天了，连忙赶到了双岔村。狠心的东家，在头四、五天以前，就把身患重病的母亲，拖到村外山根下一间四面透风的破空房子里。母亲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升子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，放声大哭。和升子一起吃劳金的伙计，看到升子这种处境，无不落泪，来了四个伙计，帮助升子把母亲抬回江沿村。富户程玉珍的老太爷，说啥也不让往院里抬，叫把病危的老母亲放在村外去。这时，伙计中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王叔，出面请求，才算答应。但是不能进屋，只在院里，用破板子临时搭了一个不遮风雨的木板棚，铺上了一把草，垫上了条破棉裤，好歹把母亲安顿下来。升子在母亲身边，守了七天七夜，在一个阴云遮月的夜晚，历尽人间艰辛的母亲，离开了这个万恶的世界。临死前母亲紧握着升子的手，念念不忘地说：“升子啊，一家六口，只剩下你这棵独根草，能回山东千万找一找你那没见面的大姐，说不定还会活在世上，苦命的孩子，你要记住，是谁弄的咱一家落到这步天地！深仇大恨不能忘啊。”



母亲死去不久，升子因終日不得温飽，忧上加愁，也得了伤寒病，一連半个月躺在凉炕上。东家說：“猪病了治治还能卖几个錢，穷小子有啥用，死了还得臭块地。”扛活的老王头看着实在可怜，到时端碗剩飯、开水侍候他。病到八天头上，病勢稍有好轉，升子想吃小葱，老王头听說后，說：“这个好办。嗨！鷄鴨魚肉咱买不起，吃小葱，行。”他赶忙上街买了一把小葱。升子一下子吃了一多半，出了点汗，感到身子輕松了許多。病还未好利索，程家又逼着干活，第二天病又累犯了。这次一病又是十几天水米沒打牙。到了第十天头才想吃点东西，不知咋的，升子啥也不想，就是想喝口暖泉子的清凉水，老王头感慨地說：“嗨，穷人家的孩子要吃要喝，多会也不要好的！”他赶紧上暖泉子舀了一瓢水，升子喝了下去，顿时清爽起来。病好以后，老王头把升子悄悄地叫到跟前，小声地对他說：“升子啊！你們老子家沒有别人啦！就剩下你这么一条根，你可要知道这里不是咱穷人久呆之地，我看你赶快逃跑吧，別恋这两石粮啦，逃命要紧！”升子一想，再也沒路可走，第二天假說上县城办点事，也不要他那一条破棉褲和一件破袄头，便只身逃出了虎口，投奔已經搬到万良乡三道岔的二姐家。这时，姐姐才知道母

亲早已病死，姐弟二人抱头痛哭。

北雁南飞，春去秋来，升子已经二十岁了。灾难又降到升子头上，就在这一年被鬼子抓去“勤劳奉仕”。不到一年，他偷偷地跑回来了。那时户口管理的很紧，经常拔“国兵”抓劳工。后来他编了一个谎，托别人出面说：于庆才已经在大栗子铁矿冒顶砸死了，销了户口。升子成了人间活着的“死人”。

从户口簿上勾去名字的“于半拉子”，似乎成了生活中的自由人：官不派粮，兵不抓伙。其实，穷困和灾难，仍然象两条无形的绳索紧紧缠着他。

生活竟是这般无情，社会竟是如此黑暗。哪里是这弱小生命的存身之地呢？茫茫的长白林海，绵绵的重巒迭嶂，竟没有“于半拉子”安放一张饭桌和一个憩脚的地方！

不久，姐姐又病死了。用泪水埋葬了二姐之后，二十一岁的“于半拉子”，就再也无亲可奔，无友可投，只落得一条穷汉子，到处流浪，到处都是他的家了。

虎口逃生无去处 落入魔掌深煤洞

一九四四年冬，为了活命，他独自一人，到撫松

县影壁山当“木把”。講定先支毛錢三百元，三百元除买了一套薄棉衣外，就剩不下什么了。一到“木帮”就象下了地獄，早晨两点，上山干活，晚上十点，方得归家。一天只能歇三个鐘头。整天在大森林里出沒，新买的那套薄棉衣，很快就刮得稀烂，不能挡寒。日本鬼子怕人跑了，里三层外三层，設了七、八道崗。跑的抓回去，就綁上用火烤。招来的一千多人，到了第二年春，冻死、病死、打死、烤死和逃跑的就有三百多人，升子好多次險些送了命。

于半拉子从影壁山“木帮”回来。一个名叫謝永发的穷朋友摊上了劳工，他們全家就他一个劳动力，如果去当劳工，一家人的生活就无法維持，穷哥們义重如泰山，他决然替謝永发出劳工，上了灣沟，下了煤洞。那时小鬼子不管工人死活，安全設備一点也沒有，于半拉子亲眼看見好几个工人被活活砸死。有一天，他和十几个工人，在一个洞子挖煤，突然洞子冒頂了，把他們埋在里面，三天三夜，才被工人救了出來。出來之后，小鬼子气哼哼地讓他們站成一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啪啪地每人打了三个耳光子。他出洞不久也病倒了，鬼子把他和許多病人，都赶到一个四周設鉄絲网的大屋子里，进去十个，好說能回来五个。不



久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打败了日本鬼子，解放了东北。小鬼子倒台了，升子和广大受苦人一起，才算从无底深渊里爬了出来，重见天日，又回到了撫松县兴蓼村。

当家作主坐天下 握紧印把不放松

斗地主、斗恶霸时，穷哥们都对二十五岁的庆才说：“你是咱村受苦最深的人！你看哪件胜利果实合心？……”他说：“我啥也不要，只要我们穷哥们坐了天下，掌了印把子，再也不受人家欺负，这件胜利果实比什么都好！”后来庆才与几户穷人合伙分得了一匹大骡子，又分得十亩土地。土改后，于庆才的生活很快有

了提高。一九五二年在大伙的帮助下，盖了两间新房，就在这一年，三十岁的于庆才和贫农家的女儿刘桂英结了婚，成了家，立了业。从此，他结束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。当党提出：组织起来，走集体化的道路时，他响应党的号召，同贫农尹永福等三户，在兴蓼村办起来第一个常年互助组。第二年秋天，党又号召在全国农村建立初级社。他和共产党员黄文谭一起把他的互助组和村里的几个季节性互助组，合并成一个初级社。这一年生产搞的很不错，比单干强的多。可是有的富裕中农在背地说：“入社不自由，哪有单干自由，收入的钱还没有我们瞎弄蓼挣的多！”有的中农拉马退社，企图把社搞垮。于庆才听到后，毫不灰心，经常用今昔对比和党指出的集体化方向教育社员，团结穷哥们。他常常对人说：“旧社会逼得我家破人亡，只剩下我这棵独根草；新社会使咱成家立业，一步登天。我们穷哥们要想彻底翻身直起腰来过好日子，跟着党走没有错，有天大的困难也不怕。”由于穷哥们抱成了一个团，社没有垮台，生产搞得热火朝天，顶住了歪风邪气。一九五六年，正当全村男女老少，敲锣打鼓，庆祝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时候，于庆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为了改变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，他

廢寢忘食，領導群眾開荒挖渠，治山治水。

一九六〇年，于庆才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。村里的基本群众，都满心高兴的欢迎他当头行人，把战胜灾荒，发展生产的希望放在于庆才的身上；也有一小部分人冷眼观望，要看于庆才的好戏，看他怎样下台；而地主、富农分子也乘机兴风作浪，利用暂时困难煽动群众，破坏生产。有的人劝于庆才说：“你别当这个支部书记啦，富农造谣、说坏话；有一伙人还要砸你的黑石头咧！”庆才说：“地主富农分子说咱坏正是咱做对了，他们要夸奖你那还了得！”庆才经常告诉党员和干部，特别是对个别的立场模糊，警惕性不高的干部，提醒他们不要上当：“要握紧印把子。地主坏分子忘不了我们，我们也忘不了他们，这是阶级仇恨！”妻子看他身板弱，不大赞成他多做工作。有一次桂英当面说庆才：“你别干啦，你还没听人家说，有的人要拿刀捅你，你还干呢。”于庆才却说：“没捅死我，我就干！你想想，现在咱不干，叫谁干，能叫地主富农去干?!再说，我当干部那是群众看得起咱，地主富农想当还当不上呢！”

×

×

引起于庆才对往事回忆的那封信，就是四十年前

隨父逃荒為一家活命賣給人家做童養媳的大姐的來信。現住在山東鄒平縣。他大姐今年五十七歲了，也是共產黨、毛主席的領導，使她獲得了新生。她現在已是子孫滿堂，幸福地過着晚年生活。思昔念今，四十一歲的于慶才感慨萬端的說：“我們不能好了菴疤忘了疼。永遠記住過去的苦，永遠不忘本，永遠跟着共產黨走，把革命干到底！”

(簡瑞年 王培新)

含泪闖关东

——撫松县东崗人民公社社員王宗昌家史

我家住在撫松县东崗人民公社。可是，我并不是在这里出生的。在万恶的旧社会里，我家經歷了三十多年流离失所的生活，最后才在这里定居下来。

我的老家是山东省莒县相邸村。关于很远以前的事，我記不清楚了，听我娘說，只知道我的祖父辛勤劳动了一輩子，沒有給我父亲(王秀祖)留下一塊地。我父亲还是起早貪黑地耕种着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几亩薄地。遇上好年景，秋后剩下的粮食，合糠掺菜才能吃上十个月。因此年年都要向地主粃粮借貸。

有一年，山东莒县春旱夏涝，粮食顆粒沒收。地主老財們看我家年年欠粮欠債还不上，就再也不肯借一粒粮食。逼得我爹出外作短工，我娘左手抱着我二岁的姐姐，右手領着我五岁的姐姐，四处要飯。穷人家都是一样的缺吃少穿，她只有到地主老財家去討点殘粥剩飯。吝啬的地主老財，連整张煎餅都不肯給，他們把一张煎餅切成碎块，要等討飯的人哀求半天

才出来扔給一块。以后，連煎饼渣渣也不給了，他們一見我娘迈过門坎，就連声吆喝：“快走吧！沒东西給你們啦！”

靠要来的飯怎么能养家活口？不到一年，我那多病的祖母就死去了。連口棺材也买不起，我爷爷就用家里仅有的一領破炕席，把奶奶卷了起来，发丧出去。我爹是个烈性汉子，他一回到家里，就对我娘說：“这里沒咱穷人的活路了，凭你五尺高的汉子怎么拚命，也混不出吃穿！”他越說越气，憤怒地把鍋拔下摔个粉碎，說：“今天挑灶，闖关东去！”

七吊老錢闖关东

闖关东得有路費才行，可是，那时我們东凑西凑，只湊到七吊老錢，够什么用？家中值錢的东西，一件都沒有；如果到地主老財那里去借，等于自投罗网。因为，欠債又欠粮，尙未偿还，一說要走，他必送官究办。我爹一跺脚，把我的两个姐姐装在筐里，一头一个挑了起来說：“七吊老錢，也闖关东！”就这样，他領着一家人离开了老家——山东省莒县相邸村，抱着一綫希望，到关外去找生路。那时正是一九一二年的春天。

因为沒錢，不能坐車，我那小脚的娘，好象是离家越远希望就越大似的，每天都忍痛走上五、六十里路。



因为沒錢，不能进飯鋪。我那刚强的爹，也不得不跟我娘一块兒向人討要，請人家可怜可怜孩子，施舍点吃的。

因为沒錢，店棧都不准登門，到晚上，我爹和我娘撲着我两个姐姐，不是睡在店棧門口，就是宿在荒山破庙。有时，

为了赶路，错过了村庄，他们就露宿在路旁、河边、桥下、山洞子里，风吹雨淋，从来没有睡过一宿好觉。

他们就这样，忍饥挨饿，沿途乞讨，一步一步地走了整整一年，才走到山海关。

出关之后，我爹逢人就问：穷人到哪个地方能过得下去？问来问去，听人说：奉天（沈阳）一带不错。可是，没想到刚走近奉天城郊就惹了一肚子气。那天，我的两个姐姐饿的直哭，爹和娘想给他们讨点吃的。他们来到一个财主的大院，可是，刚迈进门槛，迎面就是一个管事的骂声：“出去！东家大门，是你们臭叫花子进的！”我娘说：“俺是逃荒的，你可怜可怜孩子，一天多没吃饭了。”那家伙说：“不行，我们东家吩咐下来，不能可怜穷人。”我娘继续哀求着：“你行行好吧……”这时上房门开了，走出一个挺着肚子的大胖子，指着管事的说：“少废话，把狗放出去！”只听管事的呼喊一声，突然窜出两条大黑狗，张牙舞爪地扑过来。吓的娘和姐姐们大声惊叫，我爹急忙护着她们跑出门外，可是他自己的两条裤腿却已经被撕破，鲜血流了出来。我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这里财主太恶了，放狗伤人。走，去告他一状！”一位过路的赵老伯过来劝道：

“爷們，忍着吧。這兒沒有說理的地方，沒錢你告不倒他。”我娘也說：“別惹人家啦，走吧！”可是往哪兒走呢？已經快走出半个中国了，也沒見着个能落脚的地方。好心的赵老伯把我們領到家吃了一頓飽飯，并告訴我爹說：“通化那兒地多人少，日子好混，你們到那里去試試吧！”爹和娘向他千恩万謝，就奔通化而去。

越逃越荒

一九一五年的春天，我家到了通化孤磧子村，正好是离开山东老家三年整。这三年，我爹領着一家大小遭了多少罪，受了多少难，真是一言难尽。爹和娘商量一下，都不想再走了，就在孤磧子村落了脚，租了姓孙的地主的地。当时講妥：按秋后打下的粮食，两家对半分。头一年赶上个风調雨順的好年景，又加上精耕細作，打下粮食除了交租，刚够一年吃的。可是第二年，地主把地租定死了，不管年景好坏，收多收少，一律按第一年交租的数量收租子。我爹明知道答应不得，可孤磧子村都是姓孙的地，不种他的又种誰的呢？好歹干吧！結果是一年不如一年：天不是旱，就是涝，年年都是交了租子就沒了吃的。沒法兒，我爹只得把地退了。

一九一九年春，我家搬到通化小龙爪沟屯。在这里，我家又租了刘和亮的两垧山地，年租六石。头三年还对付能过活，到了第四年，刚鏟完头遍地，就下了一场冰雹，紧接着又遭了一场大风，秋后歉收。狠心的地主怕我们交不上租，在打场时，就派人守着把刚打下的粮食拉走了。爹一看，这里也活不下去，又把家搬到月牙泡村，租种一家姓王的地主的地，过了三年，生活照样混不下去，就又在二六年冬天，逃到了撫松县。

我家来到撫松县的刁窝砬子村借宿时，被一个外号叫姜聋子的地主知道了，他三番五次地找我爹，劝我们住下来，给他种地。他答应租子一定收的低，还借给我们粮食吃。第二天又领我爹去看了地，他花言巧语地说：“这可是三垧好地，土质肥，保险长好庄稼；我只收你八石地租。”当时大雪盖地，没法看土质，也没有实际丈量，我爹就信以为实地答应下来。等到冰雪融化以后，去看看，全是沙岗子地。爹忙去找姜聋子，谁知这家伙眼睛一立楞，不但不承认骗人，还要赖说：“当初讲的就是这块地，地又是你看中了的，八石租子已经讲好，想变卦呀！”我爹说：“那俺就不种了！”他奸笑着说：“不种？没那么方便，不种也得拿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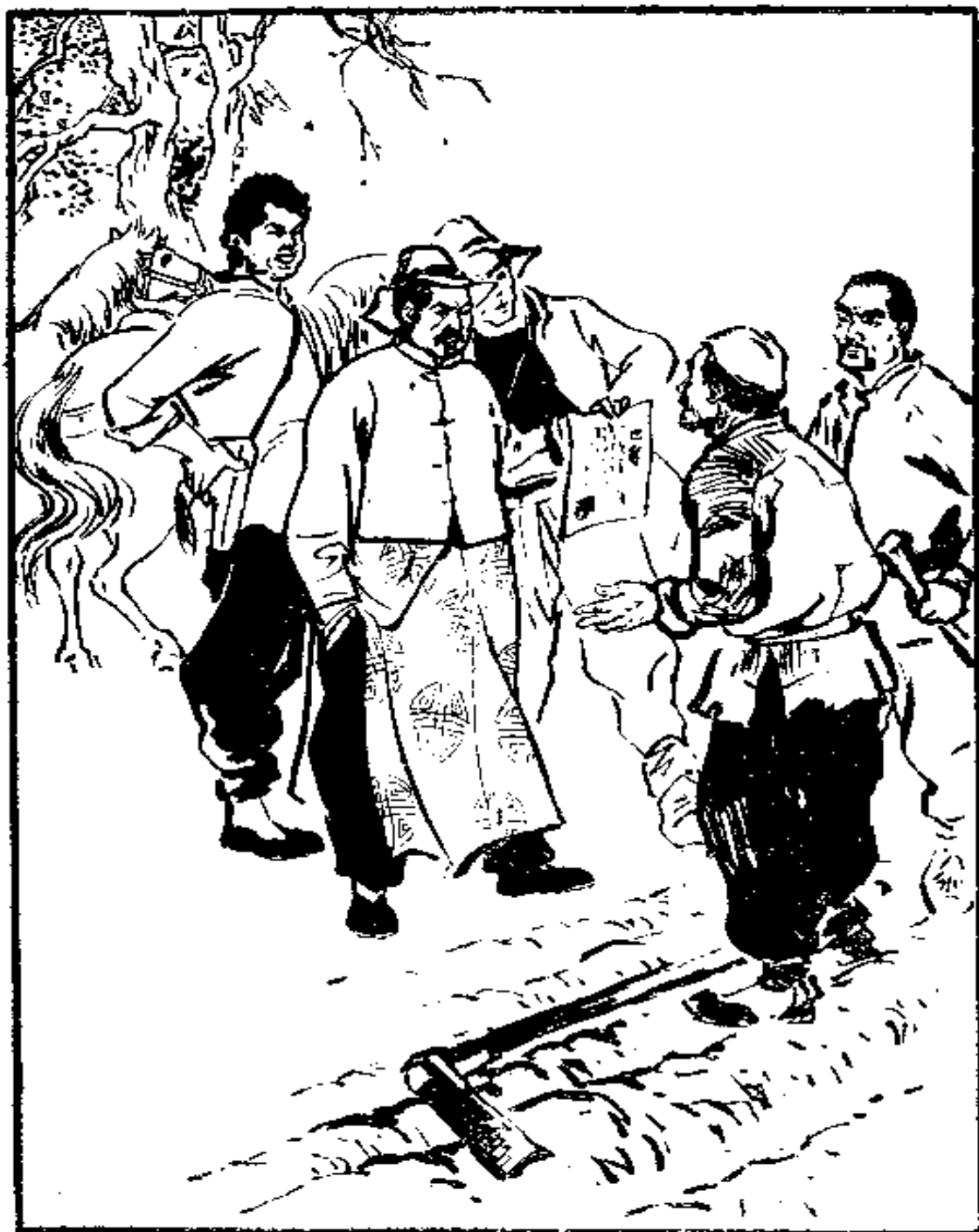
子！要不咱們就进城打官司。”我爹一想，沒有錢的官司，上哪兒贏去；再說，不种他的地，到別处也不容易，于是，就忍气吞声地种了，泥一把，汗一把，辛勤地蒔弄到秋后，只收了七石粮食，還沒够交租子的。当时村里一些穷哥們見事不公，就推选出一位老农民崔兆德出面求情，恳求姜聋子减减租子。可是他一边抽着大烟一边說：“春天講妥，两相情愿的，要不他能种嗎？”崔兆德說：“年景不好，你就可怜可怜他这逃荒人吧。”姜聋子眼珠一翻說：“你給添上点，他就交上租子了！”崔兆德說：“我也不寬裕。”他說：“我手头也紧啊，正需錢买大烟呢！”好說歹說，由崔兆德担保，两年后才还清了这笔冤枉賬！

到关外落戶以后这十几年中，我家吃尽了苦头，我爹漸漸地明白过来：自个兒沒地，走到哪，也得受欺侮。打这，他打定主意：要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山野岭上給自个兒开出一块地来。

第二年冬天，我三叔王秀成也因生活所迫，由山东老家逃到关外，找到了我們。他同意了我爹开垦土地的打算之后，我家就迁移到距三道庙岭村四里路远的前趟子山林里，全家动手盖了两間地塆子，住下来。因为沒錢买鞋，又沒有东西自己做，我爹和三叔俩人，

冬天就用点破布包包脚，在冰天雪地的大林子里放树，春天就光着脚刨树根，打弄土。流血流汗地开出了一垧多地，全家人都非常高兴：到底有了自己的地了！没料想春天下种时，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个骑马的人，身上都带着枪。他们从马背上一跳下来，就横眉瞪眼地指着我爹问：“你们问过谁，竟敢在这随便开荒！”我爹说：“这个沟趟子没主。”一个长着长胡子、穿着缎子马褂的胖子奸笑着说：“没主？这是什么？”说着拿出一张纸来递给我爹。我爹虽说一个大字不识，可是看看那上面一方豆腐块大小的血红印，也就明白了。这时，一个家伙上前来说：“全三道庙岭的山林土地都包给我们张掌柜的了，谁人不知？”我爹见势问道：“地已经开出来，可怎么办好？”大胡子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张平之向来仗义疏财，公平处事。既然你们已经把生荒开成熟地，就自管种好了，七年之内我不要你一粒粮食一文钱，你看如何？”我爹不知这里边的鬼道道，以为这个张掌柜当真是心慈面软，便向他再三道谢。

自古以来，就找不出一个地主不喝穷人的血的，怎么独有他张平之与人两样？后来才明白，这个地区由于地势高，气温低，新开垦的土地发凉，头几年庄稼长不上来，第五、六年土质才变暖，第七年才能发



揮地力。尽管这样，爹和三叔并没有灰心，他们精耕细作，很快地改变了土质，第四年就获得了好收成。因为不交租子，我家头一年粮食够吃了。

谁知，我家刚吃上顿饱饭，地主就眼红了，第五年开春，张大胡子的外柜来找我爹说：“张掌柜的生意不好，外账又多，从今年开始四六收租子。”三叔说：

“当初讲妥七年后交租，现在不能变。”那个外柜将脸一沉说：“空口无凭，拿字据来！”我爹一算，四六租子太重，恳求他：“租子重，减一减吧。”他不耐烦地说：

“掌柜的吩咐，不干就收地！”就这样，张大胡子凭着那张“隔山照”，没费吹灰之力就把爹和三叔一滴血、一滴汗用了四年开出的三垧多地夺了过去；没过几天，又把这地卖给了另一个地主，赚了一笔好钱。

正在种地的时候，地没了！没有办法，我们又搬到东岗乡高丽堡子屯。全家动手又在火林子边上盖起了两间地窖子，住下了。可是，这里的山林土地也都是归几户大地主所有，他们手里也都有象张大胡子那样的“隔山照”。找不到没“主”的地方，爹和三叔便在大地主尹秃子尹启山的林子里开垦了三垧多地。我那年十四岁，就给尹秃子放牛，当半拉子。

家破人亡

我的三叔王秀成，刚来到关外时，还是身强力壮的紅臉大汉。可是，經過这几年的劳累，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。終于积劳成疾，起不来炕了。为了給他治病，我爹向财主房伍先抬了五十元印子錢（高利貸）利息是大加一。当年秋天沒有还上，就欠上一百元。第二年秋又沒还上，利滚利，变为二百元了。狠心的财主見咱們第三年秋也还不上債，就硬把我娘喂养的一口一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赶走了，这还不算，又将俺家收获的所有谷草（四千多斤）全部拉走，算是頂上了債。这件事，給我正在生病的三叔打击很重，又气又心疼，这年腊月，病就更加重了。那时山沟里沒有一个治病先生，也买不着药。人們有病不是拔罐就是扎針放大寒（将血管里的血放出一些），实在严重了，才送到县城去治，因为去一趟县城非常不容易（須穿过一百多里路的老林子）。三叔說啥也不讓找人把他抬到县城医治，他說：“再欠下債，就是我病好了也掙不出利息錢。”就这样，沒过几天，我那沒兒沒女的三叔，年仅四十岁就离开了人世。爹和娘忍着悲痛，把他埋在长白山下的老林子里。

俗話說，禍不单行，三叔死了不久，轉過年我五歲的小妹妹也得急病死了。全家人的眼淚還沒擦干，第三天后，十歲的弟弟王宗祥放豬時又昏倒在林子里，抱回家來，他兩眼發直，光吐黃水。爹和娘覺得救人要緊，狠狠心，咬咬牙，想再借點印子錢，第二天好把他送到縣城去，可是，就在當天晚上，小弟弟就死了。

前後不到兩個月，窮和病，奪去了我家三口人的生命。

一災剛過，一禍又來。日本鬼子侵占了東北，豺狼的爪子伸到了長白山下，從此，更大的災難臨頭了。萬惡的日本強盜，為了割斷山區人民同抗日聯軍的聯繫，到處放火燒房，施行了并屯政策。

一天下午，日本守備隊來到屯子里，不容分說，就把我家的房子給點着了，全家人冒着濃煙烈火，好不容易才搶出一點東西。萬萬沒有想到，這天晚上，屯火未熄，淚未干的時候，又來了一股如狼似虎的土匪，趁火打劫，他們又搶走了我家僅有的一點點糧食和遮體的破爛衣裳。真是家破人亡，走投無路。無計奈何，只得在一九三四年冬天，搬到撫松縣城去。

經過這一連串的打擊，我爹成天愁眉苦臉，茶不

思，飯不想。他打算請再離開撫松逃向別處，可是走南關北三十多年已經使他明白過來：農民逃到什麼地方，也不會得到一寸土地；天下老鴉一般黑，天下的地主老財都是一樣的吸血鬼！我爹王秀祖一回想起他五十多年的經歷，一回想起死去的親人，就忍不住要傷心落淚。爹逐漸郁悶成疾，沒過半年，就一病不起了。我清清楚楚記得，他病危那天上午，我去離家不到一里路遠的福興大藥房請先生的情景：我哀告半天，一個姓張的先生，跟我走出大門站住了，他左右瞧瞧，對我說：“你走吧，我有要緊事，等會再去。”說完轉身進屋，坐在那裏喝着茶水，和別人談天說地。我又哀求：“先生，走吧。”他卻不耐煩地說：“着什麼急，再過一個鐘頭吧！”櫃台旁邊的一個人偷偷地告訴我：“快雇輛馬車來，他就去了。”天哪！原來是沒有馬車接，他就不去。那咱我還不太懂事，一氣之下，心想：你不去，我還不用你呢！可是等我回家一看我爹心疼的滿炕翻滾的痛苦樣子，沒法兒，還得再跑回福興大藥房苦苦懇求道：“俺家就在大南門外，離這很近，”說着我給他跪下了，“你快去救救俺爹吧。”我跪在那裏，苦苦哀告好一陣，才把他請家去了。他給我爹看了看脈，說：“打一針，還有救。可是，得先交十元錢。”我娘

說：“俺也沒有十元錢哪。”他一听說沒錢，就立刻鎖上葯包說：“沒錢可不能打針！”我在一邊忙說：“你給打針吧，俺就去借。”他拿起葯包，沉着臉說：“沒錢找我看什麼病！”說着就走了。過了還不到一個時辰，我爹就死去了。可憐他五十九年的一生里，豁出筋骨，賣命干活，沒有過過一天溫飽的日子，到死沒有賺得一塊葬身之地。

從此，我就靠打柴換錢，母子二人過着飢一頓、飽一頓、糠一頓、菜一頓的生活。在八年風雨不悞的打柴生活中，由于時飽時飢，我得了嚴重的胃病，靠打柴不能維持生活了，又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春天，搬到東崗村，在地主陶元德的西小山開墾土地。在這期間，吃不飽、穿不暖，拚命帶病干了一冬一春，開出了二畝三畝地，可是我又因此得了支氣管喘息病。沒辦法，我娘又挎筐提棍挨門乞討，不久就也得了病，一到冬春就咳嗽個沒了。我娘時常叨念：“這苦日子多咱能熬出頭來呀？”

苦盡甜來

好容易又過了三年貧困生活。到了一九四五年秋

天，苦日子总算熬出了头：晴天一声霹雷，领导穷人翻身的救星共产党来了。以后，村上成立了农民会，我当上了民兵，拿起枪杆子，斗倒了地主。我在西小山亲手开的地也还了家。我和娘到地里去埋完木桩子，也不知是喜欢还是悲痛，娘俩哭了起来。土地改革的第二年，村农会帮助我盖了三间新房子。一九四七年，我三十一岁才成了家。

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，我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人民公社一成立，生产队因为我身体多病，不让我干重活，社员们选我当了仓库保管员。我总是想办法多干些能干的活，多做些劳动日，因此，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。我娘常对我说：“在早那日子象地狱一样，说不完的苦。现在的生活象天堂一般，说不尽的甜。”

如今，我已有了四个孩子。大小子今年高小毕业，闺女在念三年级，小三也进学校了。这一代人，是在幸福生活中长大的。他们再也不会象我们过去那样为苦日子操心，再也不会拿起小鞭子给地主放猪、放牛，再也不用挎篮提棍挨门讨饭。每逢我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、欢欢乐乐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过去；一想起过去，就使我更爱今天的新社会，干劲也大了。我心里

想：一定好好干，把咱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，让子孙代代过好日子。

(中共抚松县委三史编写小组整理)

赵文臣 执笔